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鹽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

財計門

倉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凶荒流離之備○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
流離之可畏夫為國有常足之道使農夫深耕數耘以盡田
商賈轉徙交易以盡貨百工陶冶斲削以盡器廣衣食之原
開資財之路草萊墾而為膏腴游手轉而緣南畝樂歲必歛
其有餘凶年以補其不足雖有堯湯之災民無菜色故曰旱
乾水溢不足憂國無千金之家家無萬鍾之藏縣鄙委積不
足待凶荒鄉里委積不足恤艱阨歲一不入民輒狼顧大者

折骸爨骨小者伐戶破家強者嘯呼於山林弱者轉徙於溝壑飢寒切於肌膚雖有契舉之禮刑不能使之趨善畏罪也故曰元元流離之可畏

內帑不為私用○古者藏富於民後世藏富於國又其後藏富於府庫世儒皆有是言矣噫亦嘗觀其用之之意乎夫內庭之費外朝之所不知宮掖之藏有司之所不敢問固也然使其均節之有人出入之有度則雖籍而在內猶外也名而為私私猶公也何嫌乎嘗觀古今公私之意矣周人制於冢宰冢宰大臣也故不敢有侈用之心漢初屬於少府少府外朝也故亦無滲漏之弊至東漢歷唐率以閹人主之而財用始專為私用爾我朝舉內帑之財而屬於三司之使其亦

成周之意歟

稽古偉議

九府統于太宰○嘗觀周官之書有太府有王府

有天府有外府有內府皆王之府藏也凡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太府掌之凡良賄之藏以共王之珠玉則王府掌之凡藏國之寶鎮寶器則天府掌之而外府之職則掌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內府之藏則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別而言之府庫之名不同合而言之皆聖人之所藏然而內府之藏所以待邦之大用者尤異於他府而受九貢貨賄又出於太宰之手以此知柄制國用實太宰之任

漢人府藏之設○漢之財賦分爲二品其一以給國家之公

用則司農之府掌其一以給天子之私養則少府之所掌厥後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以私藏爲公用以內帑爲外費矣夫大農公用也而天子不敢私用之少府私用也而大農得公用之私不得以傷公而本容得以資末亦良法哉

法祖嘉猷 本朝內庫之說○內庫創於乾德之三年我藝祖皇帝蓋欲預爲軍旅飢饉之備非若唐之瓊林大盈專爲人主私藏也列聖遵守唯謹常聞出內帑以助外府之用未聞取外府以實內帑之儲也近年內帑支用不給不特無以濟軍國之需反於外府取掇錢物大失祖宗創置本意推其所以得非官掖浮費尚當痛節者乎

時文警段貯積隆古不廢○古者三年耕必糞其有一年之蓄而周官遺人之職所以必拳拳於委積是計者凡以先事而憂雖堯湯亦爲之備先具也或者徒見論治之君子且有三十年通制國用而無以紓憂於旦夕之間則其爲食者天施地生之易固非可以人力計而救艱食之民有不可待其儲蓄而後濟者然不知管仲之富國李愷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君子尤有取焉亦曷嘗曰置儲蓄於不諭乎

財用所君所私 財用非人君之所私也而有志之君每至於私藏者則亦以其有公天下之心也夫惟人君有公天下之心則藏之府庫與藏之四海均也而且有內庫之積抑何耶蓋有志之君慮邊患之不可不備也民飢之不可不賑也

軍食之不可不充也而財之在外庫者則有司掌焉而有司之所掌特欲紓目前之急耳何暇為邊患軍民計哉則內庫之積所以為邊患軍民備也烏得不謂之公天下之心耶而或不為濟軍民之計則未免於私耳

綺語駢珠

浚稽無援毋怪降虜

山量谷受愈羨愈充

祁山少糧難以出師

海湧泉出愈多愈富

版曹農益經費既繁

籍常平之名而抑配

內帑封樁儲峙亦竭

假易新之名而夤緣

移用不禁文書徒存

腐敗不蠲虛數徒在

當今獻策 今無以備水旱○譏平糴者有年矣昔者蓋以常
平待凶荒以場院羨利備水旱而坊場河渡之征商稅坑冶
山澤之利未置使者故州縣有是數者之羨而常平錢穀不
乏有以為凶荒非常之備今坑冶有使市舶有使茶鹽有使
凡一孔之利皆屬之轉運州縣赤立不敢過視上供留州送
使一取之民既不足也則往往移常平之錢粟而奸胥貪吏
假易新之令為擅用之費文書有應行之名交承有虛授之
數一旦水旱民以餒告則有司束手無策聽其流移轉徙而
已計畫如此望其蓄積先具以利農民且不可況望有以待
軍興乎

今當先裕大農○為今之計先裕大農而州縣自裕耳經常

錢物閱兩歲而未發者大農之錢也今則拘推所拘之場務歲終所餘與夫乳香度牒等錢大農之錢也今則封樁庫樁之南庫舊隸於大農者也今則提領有官大農無與焉誠能以是三者歸之大農則夫有名無實虛椿而不可指擬者可以次第捐之州縣州縣既裕則民力亦少寬矣不然捕蛇說猛虎行亦徒為喋喋也

生意收結足食在於得人○嗟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蓋兵儲之不可不素備也然漢得一蕭何而軍食常足唐得一劉晏而兵財有餘此乃得人之效爾若夫乏食以致長平之敗糲食以啓涇原之變者是不可不鑒茲哉惟上之人留意

予民所以富國。人皆曰歛民可以富國。愚則曰與民所以富國。夫百物生於民者也。生於民而積於民。則百姓足而君足矣。歛於民而積於國。國則富矣。民竭而物窮。吾恐一旦有所求於民而不能繼也。是故謂將以取之。必有以與之人。君之儲蓄。何以異於是哉。古然則鬻爵度僧不必也。頭會箕歛之政。亦無所施矣。將見君有餘財。民有餘粟。力粟之倉。府錢之貫。朽民猶君也。君猶民也。噫。此不儲蓄之儲蓄。此亦萬世長久通行之大計。為國者無亦熟復而厭聞也。執事其然之乎。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鞶大故田野縣鄙者財。

之本也垣邪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富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也

歷代書

禹關石和均王府則有

書五子

公劉乃積乃倉乃

裹餼粮于橐于囊

詩

宣王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粮

詩

天下既定民無蓋藏

文帝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賈誼說

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尤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晁錯說上令民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後言邊食足支五歲令民入粟郡縣可時赦勿收民租至武帝初都鄙廩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末

年廼悔征伐之事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前漢唐天寶時非租

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唐志德宗於奉天行

宮立二庫榜曰瓊林大盈陸贄諫德宗時裴延齡言左藏

天下歲入不貲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貫

三百萬緡為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

者為月庫 憲宗曰宮中用物極節儉故當時內庫甚充實

皇朝典章左藏庫○太宗興國二年分左藏為三庫先是貨

泉與金帛通掌儲積盈羨故分之左藏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

貯也淳熙中請給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十萬緡而宗廟宮禁

非乏之費不與焉辨

內藏庫 真宗祥符九年三司言諸州欠商賈飛錢詔發內

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徽宗明道二年三司言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出緡錢百萬賜之。因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康定元年出左藏內藏庫緡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神宗熙寧元年詔出奉宸珠付河北四推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

高宗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將上供錢帛依舊留充贍軍。上曰

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遂捐內帑以贍軍。

二十七年詔淮南荆西北路內藏紬絹錢帛並與蠲免。上

曰朕約於奉已內帑未嘗妄費一錢。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

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緣年二十九上曰比緣河流

淺澁網運稽緩已令內帑支降錢五百萬貫以供調度。內

藏庫者始因藝祖收諸國帑藏貯講武殿 太宗興國三年

因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亦謂之景福內庫三司所假多至

三百萬不能償即蠲之 神宗用王荊公計凡山海坑冶推

貨絕沒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悉歸朝廷元豐年元凡三十二

庫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為元豐庫在內藏之外元祐初又建

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

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 高宗渡江但有內藏及激賞

二庫秦丞相用事皆獻金幣由是內幣山積

封樁庫○太祖乾德三年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

下西蜀儲積充羨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

封樁庫 太宗興國三年上幸左藏庫語宰相曰此金帛如

山用何能盡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後殿封庫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北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樁管激賞庫也及孝宗即位改之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內帑直隸版曹而為經費也淳熙十年始歸戶部而戶部總二百九萬緡皆奉親及內教所須是南庫歸版曹無益也十二年以左藏西庫名之紹熙元年改稱封樁下庫馬譱左藏分樁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往往以犒軍或軍造器為名撥入內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上

激賞樁○高宗時有激賞庫孝宗改為南庫又有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堂膳始減紹興四

年趙鼎為都督不行遂以都督金錢入激賞庫十年秦檜以兀木畔盟需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遍天下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錢歸激賞庫

贍軍庫○東南酒課自祖宗時悉以留州建炎四年每升驟增二十四謂之軍期錢行在戶部贍軍南中東三庫并殿司所獻酒坊七十五歲收息錢亦為一百三十萬諸路酒課約五百餘萬蓋自軍興諸帥擅推酤之科朝廷所仰者茶鹽耳安邊庫○安邊庫者嘉定元年置時廢國用司而侂冑及諸閹省吏之家貲財皆以簿錄黃伯庸請劾此名其後會其入藏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

諸州庫○諸州軍資庫者歲用計省也近歲添差俸入大為

州郡之害民力安得不困 公使庫者祖宗以前代牧伯皆

歛民以佐厨傳故制公使錢以給之懼及民也

並雜

先正論建

仁宗慶曆三年韓琦言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

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
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寬而衆心安矣 嘉祐七年司馬

光言祖宗置內藏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
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范祖
禹奏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
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
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焉

以義倉與常平同籍於官義乎公私窘迫皆貸義倉義乎神龍之後費用殆盡義乎或以為天子外庾或以資後世軍興是則民以義而儲官以非義而用抑其過在官不在民矣使其能舉而歸之民其弊豈應若此

常平義倉之法自昔行之久矣我朝祖宗尤切加意義倉建於太祖之建隆常平立於太宗之淳化中雖暫廢旋即復舊逮高宗中興其於常平也則職以通曉世務習知民事之人其於義倉也則禁其州縣侵支賑濟無術之弊利固宏矣然而法久則弊愈生弊積則法愈壞因仍至今幾不可救常平有名而無其具義倉有入而無其所平者變為不平之極義者流為不義之資一逢水旱餓殍填委吁尚忍言哉

事常平倉○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前食本朝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命曰常平遂為永制徽真宗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水旱災沴有備無患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欲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贈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之法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陳此成法也間有積歲食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此成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儲願委官徧行省按從之上九年鄭禹奏和糴上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小孝宗乾道六年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寧始建炎初罷之二年置諸路主管
官退還糴米然自軍興後常平窠名往往掇以贍軍無復如
曩時之封椿矣辯

義倉○自北齊河清中有墾租義租以備水旱隋開皇五年
長孫平奏令諸州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
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
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唐志唐太宗時凶荒則有
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
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凶歲以給民太宗善之歲不登則以
賑飢民或貸為種子至秋而償唐志德宗時陸贄奏宜計諸道
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時稔則優價而廣

糴穀貴而止歉則借貸循環歛散疏入不報本朝太祖乾

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稅每石輸一斗以備凶荒憲

四年詔罷之會咸平二年成肅請復置義倉張齊賢對曰義

倉本為豐年與民聚蓄然給納之際民以為患上曰民之利

病故在官吏能否通仁宗慶曆元年詔天下立義倉已而衆

論紛然以為不便尋復罷神宗熙寧二年嘗欲復之王介

甫主青苗因言人有餘粟藏之家害乃止熙寧末復之仍聽

就縣倉輸然義倉當留諸鄉今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後又

令上三等戶輸郡倉轉充軍倉失立法之意高宗紹興十

八年上曰義倉所以備凶荒水旱比年州縣或侵支盜用或

賑濟無術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可令戶部措置

孝宗淳熙八年上曰義倉米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
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

正會要

豐儲倉○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為司農寺丞
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州
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皆以其壞常平法
奏絀之韓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
旱號豐儲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鎮江建康然頗有借兌者

注

廣惠倉○仁宗嘉祐二年置天下廣惠倉初韓琦請罷稅諸
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
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提刑領之歲終具所支上三司

編

社倉○神宗熙寧二年前上論社倉法行之未得其方王安石
曰隋文帝時風俗法度豈能勝今日則社倉輸給安能無擾
但當時穀賤百姓不為苦爾且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
害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至是御史錢顛言齊州義倉
取數太多乃詔罷之通乾道四年建人大飢某請於官始作
社倉於崇安縣便貧者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二分
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
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
為便淳熙辛丑某以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
不以為不可即詔頒其法於四方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
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

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之者僅可一二數也

晦菴建昌南城

社介

神宗朝蘇軾言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

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貨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其飢 陳季雅曰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率土臣庶通爲之計非獨富公庾也故荒政十有二不聞有發粟之令是時藏富於民上之人不操其權如戰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平糴之法此意已與古異蓋當時富藏在官歛散取予上之人司其權漢自賈誼晁錯勸文帝教民務本皆未知此意民既務本農有餘粟一擲而歸之於公上內郡之民僅

足而無餘名爲富足實與貧困無異武帝即位初年河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及黷以便宜發粟歸伏矯制罪則當時倉廩在郡縣者有司不得擅發之明矣宣帝時耿壽昌行常平倉於邊郡亦非郡縣之所專漢時內郡邊郡不曾使民自爲蓄積雖有備具皆出於朝廷椿管留寄郡縣是以無可觀陳亮曰井法既廢而歛散之權兼并用以乘時而射利賙救之法兼并用以謀息而取贏魏之平糶唐之常平所以制歛散之權於公上也隋之社倉唐之義倉所以公賙救之法於天下也及其衰也常平可以平出入之利義倉可以應緩急之須取兼井之法而自用之則亦無怪乎人心之不和而水旱之隨至也本朝神宗立爲定制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

戶部右曹不使參之經用郡縣則獨之丞貳移用擅發皆有常禁故常平義倉之積盈天下其後從事於西北而用度不給固已不免時發而用之渡江以來諸司郡縣又皆不免貸用而常平之法幾於廢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一

計財門

漕運

名流舉業

立意 督餉運餉之責○朝廷當處急之秋爲督餉者不容於不嚴州郡任紆急之策爲運餉者不容於不速督餉而不嚴則唱籌量沙矣運餉而不速則樵蘇後爨矣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何時也而餉可寬於督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何景也而餉可遲於運朝廷遣使必嚴切而戒之曰楚氛浸歷汝可以清風明月乎漢使久虛汝可以囊帛櫃金乎嶠軍政飢汝可以醉醲飽鮮乎設或督餉一失之寬必至彼

此俱受其罰故相如之檄不得不以嚴州郡牧守必疾速而應之曰燕城甚孤吾當彼髮纓冠也晉師未穀吾當思飢猶已也唐粟可漕吾當連檣東下也夫苟運餉不失之遲必將彼此與有其功故寇恂之輸不得不以速督餉以嚴而運餉以速今日之急可得而紓矣

防秋催發網運（足食果可以禦敵乎秦富敖倉適以資敵隋倉洛口無救於亡足食亦非所恃乏食果難以禦敵乎唱籌量沙佛狸宵遁震土為米桃豹驚心乏食亦非所憂雖然二者皆適然之事不可以是籍口也嗟夫虎臥在庭起伏非常今日防秋不可以平時論也萬竄雲屯張順待哺今日督運不可以緩時論也然則事勢不可緩而諸郡猶以緩待之

何耶我知之矣邊閭有禦敵之實則發運者視暇而猶急邊
聞有禦敵之名則發運者視急而猶暇

水運陸運難易○有水運有陸運水運固難陸運尤難蓋水
運藉舟楫之利其引重致遠也尚可以速達陸運資馳負之
力其輦輪車載也未容以速達然二者皆國計所資在今日
豈容偏廢厥今重兵戍於淮甸成賦萃於京都有因水力而
達者有因人力而達者由水力而達者連檣萬艘舳舻千里
衡尾而進貫魚而入其為充辦國計也甚大由人力而達者
乃任乃輦乃車乃牛戴星而行蒙露而寢其為充辦國計也
亦甚大毋亦究其水陸淹延之故為之區處而異其速達乎

稽古偉議

漢唐漕運本末○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瀕

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以三十餘鐘而致一石而民始病矣然則秦為漕之運備乎迨至漢唐其事愈詳方其初年邊事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省至其後也征伐日勞供億日廣故漕運之費廣

漢唐漕運多寡○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天子當時關東之漕僅數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後山東漕益而為百餘萬石既而縣官廩食者衆則河漕又益而為四百萬石繼而言利之臣愈請增益則山東之漕且至六百萬石焉迨至軍旅既息之後每歲漕穀為石猶不下四百萬向者諸侯自殖之粟至是削若皆轉輸於中都矣唐初府兵之法未壞平時無事身居田畝一有征行自為調

度當時關中之漕不過十萬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天寶以後每歲二百五十萬廣德歲轉亦不下百一十萬甚至江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口於道韓滉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

唐魏漕運得人○漕運之法古嘗行之矣置倉貯江淮之粟凡三年運七百萬石非裴曜卿不能也自陳頊以至壽春之地開廣漕渠達於江淮者非鄧艾不能也苟得其人則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豈不可為而奚行齋居送之患哉

法祖嘉猷中興漕運江淮○自翠華暫臨吳會前日漕運之計如置倉以轉輸散鹽以供費時異事殊皆可略矣獨以為祖宗時養兵未必多於今日也京師歲供亦未必過於今日

也而有四路轉運之供餽陝西之運陳蔡之運京西之運有
所未至則所恃者江淮耳今夫民力困竭天時變易要不專
恃於此往者申請欲以兩浙近甸置場糴米以減東南之歲
入庶乎不虛此而盈彼亦一策也張文定畫漕運十四策宰
相讀於上前漏盡十刻而仁宗深嘆為國計大本非常奏也
夫一漕運而講明之詳至有十四策以見足國裕民之計不
容輕議

荆淮漕運遠近○楊楚之間轉輸不絕兩淮之右如濠廬安
豐舟楫既通陸運不楫其勢誠可謂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餽
於齊安舒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不幾於困民力
歟京西之儲悉籍荆湖內郡繇長沙涉洞庭浮江漢如襄如

郢猶可以經達其勢亦可謂利矣獨棗陽之屯不免陸運丁夫所出實湖陰當之而鼎澧等處亦所不免不又幾於疲民力歟

稽遲虧陷之弊○今州縣綱解蓋有踰年開歲而不起發者前政已去托之後官互為拖挨巧為已私故雖朝廷之綱解有勞總檢有房版曹總所之催督桀吏黠胥之逮治而綱運之稽遲歲額之虧陷則自若也

綺霞駢珠

胡騎之塵一合

行齋居送煩費不貲

木牛之計何施

舟運陸輸虧折過半

人一日不食則飢

邊屯於今日而加多

城千仞非粟不守

兵食視平時而愈急

紫塞屯荷戈之衆

餉路未梗誠宜日夜以轉輸

白粲望連橋之來

運河東流亟辦秋冬之儲峙

不使張頤而待哺

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荆襄之軍

庶甘棄命以捐軀

閩浙之舟水運而上以供畿甸之用

當今獻策

越境致餉之難自邊方釋騷以來廟堂以饋餉

為重總司以給餉為難州郡以轉餉為苦邊閭以請餉為急

上煎下迫至此築底水載陸搬漕運不絕而邊城猶以乏食

告日撥月計如恐不及而我司猶以疾積言丁夫勞瘁僵仆

道路而督部猶以後期斥何也蓋昔人之餉軍因地以為餉

而今之餉軍則越境以致餉此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正兵法

所謂師不宿飽者也

餉邊所以自衛○今之轉相輸委而不敢後者其意亦曰擊舟分載行旅蕭疎非妨民也移文督責郡邑張皇非動衆也朝廷所以置轉般之倉於舟車水陸之會者亦不過緩急之備爾假使睢陽食盡而蔽遮江淮者誰乎關中餉絕則距戰滎陽者誰乎與其留資以遺虜不若併力以餉邊此時雖有飛芻輓粟之勞而異日乃得以遂仰父俯子之樂也

節○勸農省漕○夫議省漕於今日者亦難乎其說矣內則有行都之用外則有邊郡之備將捐之歟百司六軍用度至廣將增之歟百城千艘耗費益甚然則如之何而可蓋嘗爲之設曰上知節用則行都可以無冗費上知勸農則邊郡可

以無失備今日百官有司之中豈無冗職可併者乎列戍連營之間豈無疲懦可汰者乎至於長淮千里榛莽相望又豈無曠土可耕者乎苟察夫所以節用勸農之說則今日行都漕運之省邊郡儲蓄之備使不足慮矣

生意收結省餽莫如屯田○抑嘗就軍食而論之屯田最今日之急務也行之而卒享其利若夫轉般之置雖可以爲目前漕計之便而反以稔和糴無窮之害乃今營造方興鳩工未已獨不爲民擾乎竹木之征幾何券料之給幾何不取之民又將奚出而閭閻之害近在目睫者方疲於科抑之苛矣一綫命脉豈堪屢戕仁人君子得不動心於斯歟抑前輩有云寬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誰爲東南之民三致其說

入邊粟以省運○雖然督運誠救急之一著然猶有最高着
邇者廷臣相視海陵回奏有曰募入粟以實邊者是也此晁
錯募民入粟塞下故智韓世忠以告身誘糴之良方也今日
誠能作急措置而施行之將見毀家紓國人皆子文輸財助
遣人皆卜式矣又何轉輸之足慮哉無已則和糴是最下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
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帶千里饋糧士有飢
色孫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苾秤一萬當吾二十石上

歷代事實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通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本轉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

萬石前志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

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餘萬

人築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發卒穿漕渠

以漕大便宜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粟

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

太原等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通後漢光武

命寇恂守河內轉運給足軍糧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

絕本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僦五致一

乃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本魏正始四年鄧艾謂良田水

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

乃開廣漕渠

通唐

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

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

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

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唐元宗開

元十裴耀卿罷相北運頗艱二十九年韋兼堅水陸運使堅

治漢隋運渠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天子大悅賜名

曰廣逆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

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顯

領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

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唐劉晏領轉運按行浮淮泗達

于汴盡得其利病乃移書元載以為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載

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京渭橋馳勞曰卿朕鄧侯也凡歲致四十萬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本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以官船漕罷無名之歛以裨用度本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呼於道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通鑑

皇朝典章太祖開寶八年范旻為淮南轉運使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贈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初置水陸發運於京師凡水陸舟車輦運官物及財物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獻仁宗天聖四年定江

淮制置發運司歲漕水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倚辦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嘉祐元年張方平為三司使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時漏盡十刻侍衛皆踐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神宗元豐六年江淮等路發運使蔣之奇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

奇入覲上勞問備至之奇因條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長
高宗紹興五年李光言陛下駐蹕東南江浙實為根本之
地自兵興以來科湏百出民力既殫理宜優恤今州縣綱運
三司既不任責轉輸之職趣辦州縣贍十一年禁旅與諸道
之司皆至葉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
故諸將得悉力以戰朝廷益嘉之錄
錄
年

先正論建

歐陽修上仁宗曰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

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萬石餘
隋文帝時泂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
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
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

其險率沂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
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東後世言能經財利而
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所得少至
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 蘇轍上神宗曰漢
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
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
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
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
於舟楫州縣之卒斃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
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
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糴法以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

之良法也

文集菁華

東萊曰本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

然而本朝所謂歲漕六官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雖有所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本朝之良法 張守曰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轉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

華子西曰蕭何發敖倉之粟以餉韓信之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孔明下巴蜀之粟以餉荊州之卒皆籍天嘉陵一江之力隋人開汴水而淮漕以通吳人堰京口而可以運江南之粟

漕運二 以耕屯省漕立說

策頭 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者今之轉般倉是也法有便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亦知轉般倉之所由創乎自比年以來和糴之拋降繹矣疲吐剌肉勉強送輸積粟埋梁中外填溢散漫諸郡易有侵耗之憂揔括一司兼有漕運之利於是議者請置轉般一倉專為儲糴之地是亦便國之良畫矣然曩時汰數踈多倉庾未建而或者猶以糴賑

憂猶以取運為苦而其數或可少殺今焉亦有高廩萬億及
稀無既弊蠹之欺且無折閱之慮何憚而不可為愚恐繼此
糴事無窮已之時舊逋未償新數已拋者矣拒室告匱下戶
重困矣其如民之不便何哉故曰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
者今之轉般倉是也又知中田之所由始乎自用兵以來軍
食之浩穰甚矣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甲之需罄上供之
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與其剝民膏血而誅求無厭孰若取
利田畝而藏蓄無限是議者請廣屯田之利以實兵餉之儲
是又知便國之妙弁矣然向也農疇未闢稻種未蓄或猶
以就緒為難猶以艱收為慮而其效固未易見今馬大田多
稼是獲是畝既享收成之利且聞儲積之豐而其利蓋亦其

博儻能持之以歲月之久則列竈雖增而饋運可少省矣歛
戍尚賒而民力可少寬矣豈非國於民俱便乎故曰法有便
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

樂 昔李鄴侯嘗言於唐使邊郡之兵皆行屯田官爲糴之
兵憚不勞而民無飛輓之苦行之旣成屯戍之卒往往不願
受代方今重兵被于江淮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
不宿飽將責之近郡歟則皆豺虎之墟瓦礫之場也將漕之
於遠方歟其弊蓋有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屯田就糴之法倘
亦可行於今歟

屯田之有法亦非自今日始創也鄧艾田於兩淮而有五年
食羊祜田於襄陽而有十年之蓄懿範具垂尚司覆也我中

興時亦嘗行之張浚視師行屯田於邊郡而後歲收者數十萬今廷紳奏請欲於襄漢諸郡廣行屯田是有得於張浚之規約矣揆之今日多事之秋誠所當廣也邇者江淮之帥嘗行於蘄黃諸郡矣方謀今始而其收已二十五萬繼嘗舉行而其收亦二十萬有土此有利灼然可覩矣今沿邊列郡雖曰荆榛荒屯列堡皆可稼穡則利之所在可不亟為之謀乎牛種之當給給之毋使之失時也兵衛之當防防之毋舉以資寇也措置精密則責報必豐區畫詳整則課效必倍將見廩有餘蓄士飽而歌不致重腹吾民之膏血矣是惟為之而甚便焉

事類見屯營田類

漕運三

以軍儲內豐立說

策頭狡焉獠鞋越境侵疆中原素無耕屯之資西北豈有運
餉之富不過寇一郡則因一郡之糧侵一縣則鈔一縣之粟
飢鷹餒虎動欲食人封豕長蛇鮮不得志粵自淮堧清野以
來茅葦彌望剽奪則無資禾麥先收抄掠則無獲已不能不
困於乏食矣然使邊城有積食之富軍糧有充闕之多彼豈
不攻城剽邑而為盱眙之爭資糧因食而為城濮之舉乎今
而於舟車水陸之衝為轉般漕糴之法運一歲之糧以守一
歲度一軍之費以資一軍彼雖欲為晉魏之計有不可得者
策段昔劉子羽守潭毒山築壘儲粟金虜力為爭奪之圖所
幸吳玠越境而戰出虜不意遂使金虜破金商而金商無所

得至洋州而洋州無所掠卒之殺戰馬殺簽軍狼狽而返異時世將與玠反覆商論遂復轉般漕運之法虜酋遂不復有因糧之思此最備邊之一良策也今日而行吳玠轉般之法必能收吳玠戰守之功

事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伊洛汴許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於陝置常平倉於華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志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十常七八其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唐志玄宗用裴耀卿領漕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

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
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民間傳言用斗錢
運斗來其糜耗如此同上劉晏為歇艫支江船二千艘人人習
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
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誌本朝徽宗崇寧三年曾孝
寬言東南歲漕輸京師於真楚傍置轉般倉欲乞直載至京
無容侵盜從之通高宗時向子諲奏於江州置轉般倉詳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二

財計門

賦稅

附

蠲放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培植寬宥之仁○有平時培植之仁有一時寬宥之仁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也可暫而不可常持一時之暫而廢平時之常則非所謂仁天下者也何謂培植之仁聖明有作傳祚以仁澤流而愈深恩施而愈厚以其寬於制賦也則田里之藏常多於府庫以其欽以恤刑也則閭閻之民不犯於囹圄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有一日之積一歲行之則有一

歲之積累世行之則有累世之積故曰培植之仁所以壽國
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何謂寬宥之仁。祇承昌運。聿舉
上儀。嘉與含生。均受祭福。欲民之厚而不困也。則蠲租已責。
寧損上而益下。欲民之生而不傷也。則議獄緩刑。寧以恩而
廢法。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斯民有一日之幸。一歲行之則斯
民有一歲之幸。頻年行之則斯民有頻年之幸。故曰寬宥之
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可暫而不可常也。

重賦爲民之害。○不讀捕蛇說。不知重賦之傷民。不讀猛虎
行。不知苛斂之肆虐。先王什一之制。上足以供邦國之需。下
足以贍私家之計。君民之間。何其通融而無間耶。自碩鼠刺
魏而國人。有蚕食之憂。楚茨詠周而民生有流亡之嘆。先王

中正之法已盡變於此矣重以後世暴君汗吏溪壑無厭橫賦急征侵漁益甚杆軸竭於苞苴之門鷄犬空於胥吏之手斯民膏血削無餘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蓋其勢之所必至何獨於五代而疑之哉昔先正論新法之嚴以謂諸君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夫以後世取民槩之三代誠重矣如曰未能遽革則稍寬期會之嚴使民得以舒徐而辦集其亦一分之賜乎

稽古偉議古者利不盡取○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爲密矣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

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種
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
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
漢唐盛衰之故○漢之可稱厥惟文帝觀其衣弋絺罷露臺
省繇彼賜民租詔令之下為民太半寬仁之主也至武帝則
不然窮兵黷武溺意神仙既無寬民之政而反肆刻削故元
狩之末浸以危亡其視文帝之治如何哉唐之可稱厥惟太
宗觀其清靜寡慾不輕營為護民之勞鞠之如子乃免田租
乃賜粟帛寬仁之主也至明皇則不然侈心一動窮天之
欲以為樂遂恣誅求民不堪命故天寶之末卒蹈其害視太
宗之治如何哉

法祖嘉猷

國初寬弛賦役○昔太祖皇帝仁育蒼生恩同赤

子乾德中應初復州縣便加撫綏科徭悉去於煩苛制置務
令於通泰應有急求暴斂斗權耗加無不嚴加禁止凡關培
剥之名並降蠲除之命欲令衆庶咸遂昭蘇太宗繼興愈加
勤恤罷勞擾之役無暴征之賦凡所以裕民財寬民力者纖
悉備舉

祖宗均稅之法○祖宗行均稅之令每數十年而爲之一變
其法以求盡天下之情故建隆遣度田之使明道併公納之
額嘉祐行均稅之制熙寧頒方田之式崇寧加講究之詳然
度田之使或非其人反致勞擾必爲之嚴黜降之罰均田之
令行之太速民或告病故不免群議之紛紜方田之法非不

善也。更或不體朝廷之意而急於增稅，甚至不食之地亦俾輸芻草之直，故不免他日之更改。惟紹興經界之法，不求增賦而意在均平，不使峻急而務在不擾。遴選官吏而嚴其賞罰之法，故至今人以為便然。已行之地賦固均矣，而私相賣買者或因而為欺，此則嚴督察之令而已。未行之地多虛籍，而常賦失陷亦惟推其法而行之足矣。此則非盡精忠之心不可也。

時文警段 帝王以民為基。○自古有大物者，其興衰治亂安危之故，未有不係於斯。民得民則興，不得其民則亡；得民則治，不得其民則亂。得民則安，不得民則危。隨機而應，不啻影響。是以古之聖王明主，保民如保赤子，養民如養肌膚。率以

節儉需以恩澤朝廷之上朝思而夕計無非以惠民爲事他未暇議也故能興衰撥亂而國祚遂安庸君暴主曾莫是念因循苟簡驕奢淫泆徒知剝民以自奉厲民以自安故殘虐之政急於骨髓而生齒遂耗國勢遂弱終至於敗亡覆墜而不可救

古人裕民之法○古之治天下者其於取民常薄蓋民者國本之所係財賦之所從出也隆古之時有井田而使之耕有室廬而使之處優游於仰事俯育之間無憾乎養生送死之際惟恐惠之不至也至於什一之法經常之道則將千百年共守之不敢有一毫橫斂之意用於上者有節取於民者有制夫豈長其民哉蓋其不敢盡者乃所以寬民力也艱鮮之

播奏有無之懋迂與夫洪範八政所謂一食二貨者帝王固
惓惓於此矣至於禹貢一書為中邦之成賦而貢賦之職於
太宰者截然可考帝王於此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則夫厚於
裕民而薄於取民尚有足驗者

綺語駢珠

軍興有需巧肆旁緣

黃放白催政苛猛虎

獻納有數動成掩沒

民窮吏悍賦甚毒蛇

幸國家之多事以濟其溪壑之欲

已蠲之賦督趣未休

借公家之文移以遂其漁獵之圖

不銷之鈔重納有限

文移星火惟急驅催

和負折帛不無抑配

垂械秋霜將誰赴愬

畸零折估未免強輸

鋤耨未收倉無餘粟

機杼方停身無全絲

不思漕舟之鶴望而惟慮相載之未豐

不顧戰士之龜腸而惟恐膏腴之未厚

當今獻策今日當寬一分○今日賦目雖視紹興稍輕而陰

取之數視紹興又重矣何者賦有常時時有常數今乃重斛
大量以取贏餘既有加耗又有折色吾民何以供賦入有限
限與民宜今乃亡藝科數非時追索民方勤農先赴星限未
放官課先辦吏需吾民何以供田家蠲免之令墻挂壁粘朝
廷寬恤之詔黃放白催吾民何以告難常賦定數未易遽革
而額外寬剩獨不可省乎

緩征薄賦之惠○厥今兵未撤備鹽楮方產國之大事孰先
於財講明急政此蓋今日之第一議也我皇上緩征薄歛以
惠元元議者顧以大農經費為慮既虞州縣巧取之病又有
外庭對補之病夫以利害而言則利於民不利於國者豈曰
無之然蠲錢之可議孰若失民之尤可議以輕重大小而論
則大逕庭矣今日財不如隋兵不如秦人才不如漢唐之多
而所恃以立國者惟一人心耳是皆祖宗至仁之所感累朝
厚澤之所維曾謂緩征薄歛尚復左轆右轄小利是恤而不
為大體之圖乎

州縣所取者民○大農之財不給而取於州縣州縣之所取
者民也太倉之粟不繼而糶於州縣州縣之所糶者民也供

億之費不惟民竭其財以給之且竭其力以供之矣今州縣之間常賦有定額而過取以爲數催科有常限而預借以爲先差役不均而中戶多破產之憂和買溢數而下戶有竭貲之困丁錢旣已蠲免而或抑勒以他名軍須未嘗敷率而或因緣以爲擾民生但知刻剥之甚而豈有朝廷惠養之政

生意收結

在下當事其上○嗟夫生君之地爲君之民仰父

俯子君實字之餐左右粥君實養之含哺鼓腹之餘吾民得不有思乎吾而別聲備色也則菰桐浮磬鏗鏘和平玄纁璣組炳爛華粲將私之已乎抑進之君乎吾而安居食暇也則枕榦括栢勁直森聳橘柚魚鹽芬香甘美將享之下乎抑奉之上乎九穀農所有也農則有之而原野山澤之間奉上者

濟濟矣貨賄商所有也商則貢之而門關道路之內尊君者比比矣觀職方所載則建國相維國有小大而貢無小大也觀行人所掌則蕃國有贊國有遠近而貢無遠近也方今國步多艱財力未裕上固當愛根本以惜民力下亦當竭供輸以濟時用繼今以往將必有毀家以紓國者執事其少俟良法待人而行○雖然有良法有良吏以經界而行仁政以戶籍而均稅額以什一而取民財良法也不旁緣以侵漁不倚勢以作威不剥下以媚上良吏也有良法當行之以良吏得良吏斯信其為良法昔嘉祐均賦雖一時或未免於煩擾而德州得一秦栢則五縣均稅皆獲平允紹興經界使者或峻責州縣而漢嘉得一楊承則不擾民而為列郡最夫良法

待良吏而行每每如此今日國用方急賦額之增歛削歛皆未可知未得人而善行之則或增或削皆不至於違上之命矣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

麓山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制王什一天下之中正

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制羊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制王王者之

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民也制王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

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

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

祿食庶事之費前志

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

孟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

用禮天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兵甲哀公十二

年用田賦精哀公問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

乎語

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漢高祖約法

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四年初

為筭賦前志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通王莽更

名天下田曰王田素橫斂賦天下愈怨光武建武中田租復

三十稅一上唐初制為租庸調法玄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

外羨田逃戶歲終羨錢數百萬緡代宗始以兩定稅德宗時

楊炎遂作兩税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其後戶口減削賦役日重陸贄請革其害有六二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緡織布麻曷嘗禁入鑄錢而以錢為賦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又令留州送使錢悉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穆宗詔百官議革其弊楊於陵以為宜使天下兩稅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由是兩稅皆易以布帛絲織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四年梁周翰乞減諸道租賦之上嘉

納之續太宗雍熙二年上曰朕念百姓寒耕熱耘國家若非

贍軍兩稅亦不忍催督况非理誅剥乎

真宗咸平元年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
賦歛重困黎元 神宗熙寧七年以上曰什一而稅足矣今取

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
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塵布之類甚
衆關布有征而官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
豈但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於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
為患論長高宗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未
可催科處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自然稅歛易辦

孝宗乾道二年李信甫言蠶方成絲已催夏稅未登場已
催冬苗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

二年而使之輸者汪澈等奏守令得人都無此弊於是詔申
嚴約束聖改

先正論建

張方平奏曰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之五等

以兩稅輸穀帛以下口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出於山澤者也諸筦推征算斥賣者百貨之利此所謂出於闔市者也論免淳熙六年臣僚奏大率守令下車未詢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不時委官下邑點檢責辦錢物抑無爲自此之謂剗刷錢二稅就州輸納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零謂之畸零錢酒稅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迺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

物之類申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衣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元額經總制補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椿并青册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

文集菁華

柳子厚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

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視缶而蛇存則弛然而

臥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

捕蛇者

鄭節卿曰周

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蓋近郊什一

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務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

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與賞田牧田

之稅所以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鄘、縣、郡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十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其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處。若非田則一而稅也。非智者不易知此。陳季雅曰：漢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也。而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算賦為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唐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年之不役也。出半價。唐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吾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陳季雅曰：漢之賦其法有四。有田則有租賦。有口則有算賦。有身則有更

賦有戶則有戶賦與唐租庸調法略同蓋唐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故也所以異者唐有身庸而無口賦漢自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算賦以補庫兵車馬而身之庸役又自有更賦也漢之更賦猶唐之庸所以代身之役也唐制用民之力歲二十日不用則收其庸漢制用民給縣官閭歲三十日調民戍北邊每歲三日不用而官自顧人則收其直二千三百然漢唐又有更戍中都之制不可以庸錢免者又在此役之外矣葉適曰租庸調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為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紬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不過二旬此即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唐初正要立法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日雖立法於

此其實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六七而為一定之制
否則必收其庸正犯孟子之所諱其後兵革既起征歛煩重
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費
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 東萊曰武
帝誠多欲也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帑藏空虛倉廩枯竭欲治
兵革則無以繼餽餉欲立臺榭則無以給工役欲信方士則
無以給禱祠欲優嬖寵則無以充賞賜四顧索然莫能措手
帝亦將窮而自止而桑孔之徒利析秋毫以滿其欲使帝之
侈心與財俱長率意肆行而無不足之慮是猶假蛟龍之雲
雨借虎豹之羽翼也 征商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議而不征
孟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禮地齊

威公通魚鹽弛關市之征晉漢孝武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蓄城唐陳京請稅富商錢德宗以趙贊判度支搜督甚峻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之十一食貨志

賦稅二

以制貢取民立說

策頭可以仁而愛天下之民不可以仁而弛天下之賦夫以天下之民戴一人而為之君不能自為生而賴君以為生不能自為養而賴君以為養授之以百畝之田庀之以五畝之宅教之以農桑之務開之以衣食之源又為之官府以治之使無相黷亂為之兵師以衛之使無相侵奪何仁哉然以一人之身高拱乎兆民之上必有尊我者而後我全其尊必有

奉我者而後我享其奉歲貢之所入誠非得已也抑國家不能無經常之費不取之於民而誰取邦賦之所需誠非忍爲也抑費用有無涯之出不賦之於民而誰賦故民生之君資之生之者無窮資之者不乏無君子莫治野人民既我賴無野人莫養君子能無取乎賦稅於民未爲厲也

策孟子有云治地莫善於貢謂其較數歲以爲常也而世之習聞其說者因以譏聖人而失聖人作貢之意是非惟不知禹且不知孟子矣詩人嘆黎民之無道而昧者遂以影滅迹絕視中興之世夫子嘆作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秉心殘忍議奉先之儀況辭害意大率如此豈知孟子舉龍子之言特以明使民眊眊之失蓋亦曰貢法之善人猶議之而况敷

欽之重者乎且禹之制貢珠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籍手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柁括礪砥且但之效誠任土作貢各以所有尚何取盈之難供乎苟頭會之箕欽之是一日不可用一歲不可行也雖視豐歉而上下焉抑豈善於貢法耶

夫乾龍獨御鼎命方凝非稅欽無以足羣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則上之取下固難廢矣然九州始別而厥賦之外有厥貢焉六典方作而九賦之外有九貢焉聖人豈求財之過詳而剝民之太苛歟蓋嘗深思而得之夫稅之爲名欽之謂也彼有其粟吾則聚之是其權出於上而不出於下也賦之爲名取之謂也彼有其具吾則責之是其權出於君

而不出於民也惟夫獻其所有命之以貢則美芹而念至尊也載績而奉公子也非聖人有以強之而民自不能不致之也然則度有無而立法較妍蚩而定制非厲民也正以慰吾民尊王之心而俾後世之勿因以擾民也貢之爲義大矣哉古之制國用者未嘗不取於民蓋民者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其生之有時其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用兵已來餽餉出於民金帛出於民芻薪之費出於民扉屨之細出於民皮革膠漆之材出於民飛芻轉漕之役出於民較其常賦之入所出不知幾倍矣

事精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書

周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

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

禮

四夷咸賓無

有遠邇畢獻方物書旅梓山航海踰沙轍漠之貢史不絕書

選文帝減嗜慾不受獻有獻千里馬者還馬與道里費武

帝時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

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

異物四面而至西域唐太宗時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

不獻唐志玄宗封禪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饋牽外無他獻

我知其不市恩也姚崇曰近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

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罷之可乎通代宗時天子

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帝還千里馬晉武

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息是

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通德宗狩梁州道有獻

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陸贄諫不可

陸贄奏議

憲宗時內積財圖

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錢徽懇諫罷之帝密

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黜本朝太宗端拱元年

上曰朕念古人禽荒之戒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真宗

至道三年上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來獻此甚無益詔天下

勿復獻高宗渡江但有左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

三宮生辰及奏秋內教冬至寒食飾與諸司所進書皆獻金

帛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皇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

並減半堯孝宗即位赦書曰口味菓實之類因緣貢奉煩擾

道路上數取索多歸公庫或以貢奉為名漁奪民利仰州軍

條產合貢之物申尚書省下禮部參酌堯

稅賦三

以輸財助國立說

策頭有斯民厚生之大利有斯民樂生之大義厚生之大利為生而能自遂者也樂生之大義舍生而知奉上者也國家有大費用計臣有大調度權物產之盈虛視時宜而回斡誠非易事也則所賴以通變盡利者非取之於賦而何然古今有大分義人心有大歸往食息而不忘報賦故而知懷憂既非能已也則相與以使上不墮者非效之以貢而何是則上非忍於取民民自樂於奉上取於下者謂之賦供於上者謂之貢取於下者其色目雖不一也不為厲民貢於上者其頂踵皆若賜也自宜報國此稅貢之所從異也然則稅者取民之定制猶不可過於苛貢者奉上之美意又烏可過於重哉

策段方周盛時諸侯之貢春而入焉藩服之寶世而擊焉考之九府若幣獻金玉若良兵良器駢珍苛萃無一或闕雖包茅之微排孤之賤亦各任之以爲常貢則愛上之心常存而奉上之義常明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貢供貢於楚而楚以虛文應責彝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議雖命之以貢其不樂於供貢也而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徒以膏沃乎伯國至若子產鄭國之良亦以列尊貢重昌言於會是何上下之紀不張而強弱之勢是徇乎

抑又論之民心不易感也亦不難感也尊君親上誰無是心苟君行仁政如父之於子則民無私財如子之於父若是則一絲一粒皆思以致諸君至纖至悉成務以助乎國貢獻不

期而集矣噫牛車輸官課更以最吏之愛民所感猶爾況萬
乘乎故曰欲民之愛君其必自愛民始矣

事類

美餘○唐德宗既平朱泚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

息劔南韋皋有日進江南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等皆徼射
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美餘 憲宗時山南于頔河東王鐸
進獻甚厚李絳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帝曰誠知非至德事
然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
者重矣唐志元和六年李絳判戶部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
或嗇用度易美餘以為獻臣司出納烏有美贏哉若以為獻
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
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美餘不出

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統絳在位貢獻不入禁中

本本朝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

羨餘必深務於掎克 真宗咸平五年詔比司帑廩者多收

羨餘以為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疑也

仁宗皇祐五年詔如所聞諸路轉運使多掎克於民以官錢為

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宜禁絕之 孝宗隆興元年詔諸路上

供例有拖欠監司郡守卻以羨餘進獻僥冒賞典可令戶部

按劾 乾道中臣僚奉今之為政者性務理財不知修政政

愈不治而財愈不足乃為哀刻之事幾於奪攘剥膚槌體使

民無所赴愬且曰我將以奉上也於是多為窠目以取之銖

積寸粟謂之羨餘且復移東填西虛多實少非誠有憂國之

心也不過以此釣爵位干差遣而已議

奏

助軍○漢武帝事匈奴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復特
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
尤欲助費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
尊顯以風百姓本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
起王公妃主朝士牧守各獻金帛下至宮室亦有獻私財數
千萬者通唐德宗平朱泚府藏耗竭諸道始有貢奉助經費
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李錡至德二年鄭叔清奏如能
據資財十萬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悉以家財助國待
以非次時屬鹵寇內侮權為此制尋即停罷本朝真宗景
德二年許元豹上言河北軍儲闕少願許人入粟等第酬獎

上問宰相寇準準奏有故事於是定助教文學至供奉官凡
數等編

助郊○唐制天子親郊群臣進奉謂之賀禮 本朝真宗祥

符九年河北轉運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

萬貫且言二十萬即本路羨餘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

車物為貢 仁宗朝范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賊役煩

重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皆貪政也

鄭節卿曰後世徒見周官六典有足用長財之賞則諷郡縣

以羨餘之獻者有之矣月進日進剝民以奉上者有之矣上

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

獨承其斧鑿故今之為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為先今之所

待問卷之八十一
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為優劣閭里之凋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科徭役之不均不以為意也當是時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於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嘆而況於軍期之督促乎

蠲放

附

以寬民保國立說

策頭善為國計者不專為國計能為民計者乃所以為國計夫國與民相依而立者也誠使國勢阽危財計窘匱當是時也若岌岌乎其難為也然取民有制可以轉虛弱而為富強矣誠使國力充裕財計豐衍當時是也若優優乎其無可慮也然取民無藝或者大澤之唱卒起於頭會箕歛之日矣故保養民力者正所以保養國力此蓋徹之對申之以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之說也

漢唐之臣論議挺挺能究心於恤民者載在信史皆有可採什一而稅亡他賦斂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此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斂之言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論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薄賦省役為要此德宗所以對高宗也以莫稅衰征為務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為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者今日獨不可講明而施行之乎

國計民力重輕有國本有國計國本在民國計在利國計之

重未若國本之為尤重也是故識大體者可與圖治而恤小
利者不可與圖治計遠正可與論治而局淺近者不可與
論治破拘攣局促之見而廣大深遠之功非仁聖天子不
能行此非識時俊傑不可與言此也何者普天率土均吾赤
子遐陬僻嶠同是王民一夫向隅滿堂猶為之不樂一方失
所聖明豈不為之隱憂是理也特與識大體者乎言抑與恤
小利者言乎特與計遠大者慮乎抑與局淺近者慮乎國家
至仁天覆雖遠不遺蠲租已責無歲無之澤流愈深恩洽愈
崇所以植三百年全盛之不基遺于萬世可傳之統業者為
是故也列聖相承罔敢失墜故國於民不能兩利者寧先民
而後國公與私不能並立者必先私而後公其意蓋曰民心

難得財貨易營國計之可慮未若民心之為尤可慮也煌乎
休哉如天之仁海隅蒼生罔不賴之

事類

周均人凶札不均地政放同關凶札無征禮漢文帝旱

蝗令諸侯無貢賦

紀本

元帝關東穀不登詔勿收租

唐水旱

霜蝗免租調課役通本朝太祖建隆三年河北陝西京東諸

州羊蝗河北尤甚蠲其租繼開寶三年上覽桂陽監歲入

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詔減舊額

三分之一以寬民力太宗淳化四年上曰兩歲蠲減朕無

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蠲放亦不恨真宗祥符四年

丁謂言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

家所務惟在澤及下民但崇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矣

仁宗天聖元年命張師德蔡齊詳定三司蠲納司及放天下欠負高宗建炎元年即位赦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紹興二十九年上曰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餘遽欲將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闕用取之亦甚難孝宗乾道四年劉師尹論頃年軍需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七年正月進呈臨安府放免收稅一年推等奏太史局奏前月二十八日有載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是日乃熟議放稅之時天雖不言其應如響煙蘇軾上神宗曰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之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五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

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捐虛名而受寔惠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二